

院线依然是中国电影出海的核心理念

■本报记者李霆钧

6月20日上午,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“走向本地市场——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渠道、观众与营销”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论坛区举行。来自北美、欧洲、东南亚等市场的发行机构代表,围绕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渠道建设、观众构成、本地化营销和国际发行策略展开讨论。

加拿大 Niu Vision Media 首席执行官王扶鞆、新加坡 Purple Plan 总监关淑仪、希腊 NEO Films 总经理斯皮罗斯·达米亚纳基斯、西班牙 ADSO Films 采购与销售负责人胡安·弗拉米斯,以及马来西亚 GSC 发行采购与联合制作负责人侯秀嫦参与对话。几位嘉宾长期在不同区域发行中国电影,他们的分享让一个问题变得更具体:中国电影抵达海外之后,如何真正进入当地市场,找到观众,并形成持续讨论。

王扶鞆介绍, Niu Vision Media 在北美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市场发行中国电影时,始终把院线作为第一阵地。影片进入影院之后,他们还会配合社区放映、活动放映和媒体场,让影片先在华人社区、当地媒体和影迷群体中形成口碑,再通过更多渠道扩散。对于发行方来说,观众走进电影院观看中国电影,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市场动作。

东南亚市场也有类似经验。关淑仪提到, Purple Plan 覆盖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市场,院线发行仍然是华语影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。流媒体平台当然是发行生态的一部分,但大多数观众观看华语电影时,影院依然是最核心的场景。

侯秀嫦从马来西亚市场谈到,马来西亚票价相对亲民,电影院一直是当地观众重要的娱乐场所。马来西亚又是多语言、多民族市场,好莱坞电影、中国电影和本地马来西亚电影,都可以通过影院触达不同观众。对 GSC 来说,中国电影在院线中的位置仍有很大空间。

欧洲市场的情况更分化。斯皮罗斯·达米亚纳基斯介绍,希腊和塞浦路斯的 VOD 市场体量较小,中国电影想要产生有效传播,仍然要靠院线。胡安·弗拉米斯则提到,西班牙市场对科幻片、动作片等类型内容有流媒体需求,但像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(以下简称“哪吒2”)这样

的动画片,以及《狗阵》《狂野时代》这样的电影,更适合通过影院建立观众认知。

从几位嘉宾的分享可以看到,影院在海外发行中的作用仍然稳定。它提供票房收入,也提供一次影片与观众正面相遇的机会。许多后续传播,包括媒体报道、影迷讨论、社交平台扩散和流媒体转化,都建立在院线放映所形成的第一轮关注之上。

论坛中,《哪吒2》是被多次提到的案例。它在不同市场的不同表现,正好呈现出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复杂性。

在西班牙,《哪吒2》主要吸引了华人观众,同时也触达了一部分西班牙家庭和动画爱好者。胡安·弗拉米斯认为,中国动画正在逐渐进入欧洲观众视野。西班牙有不少日本动漫粉丝,他们长期关注亚洲动画,这为中国动画打开市场提供了一定基础。《哪吒》系列的出现,让更多人注意到中国动画的制作能力和商业潜力。

在希腊,发行方为《哪吒2》准备了原声字幕版和配音版,希望同时面向华人观众、本地家庭和动画影迷。但实际发行中,文化差异、上映时间和观影习惯都带来了挑战。斯皮罗斯·达米亚纳基斯提到,本地家庭并不一定会主动选择一部文化背景较为陌生的动画片,除非营销能够充分激发他们的兴趣。

马来西亚的情况则更加积极。侯秀嫦表示,《哪吒2》在马来西亚受到广泛关注,与影片在中国本土创造出的巨大票房声量密切相关。互联网传播让中国市场的热度快速传到马来西亚,观众会因为中国本土的高关注度而产生好奇。她提到,在《哪吒2》之前,中国动画在马来西亚的票房表现大多普通,但这一次,中国本土市场的现象级表现帮助影片跨出华人圈层,获得了更高关注。

嘉宾一致表示,这个案例给出一个重要启示,中国电影在本土市场形成的口碑、票房和社会讨论,已经成为海外发行的重要资源。中国观众的热情会通过社交媒体、短视频平台和华人社区向外扩散,带动海外观众的注意力。与此同时,热度转化并不会自动完成。影片仍然需要合适档期、合适物料、合适影院和本地化营销,才能真正把关注变成实际的购票行为。

才能在后期随心发挥自然演绎 唯有日复一日踏实积淀

■本报记者赵丽

日前,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梁朝伟,出席影片《寂静的朋友》映后活动金爵对话之大师班,与现场影迷坦诚对话,分享创作心路、多年表演感悟,他真诚鲜活的发言,收获全场阵阵掌声。

《寂静的朋友》由匈牙利导演伊尔蒂科·茵叶蒂执导,影片曾获得第8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费比西国际影评人奖、马塞洛·马斯托依安尼奖新锐演员奖。谈及这部新作,梁朝伟表示,这是一部视角独特、有启发意义的作品,影片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,却能给观众留有充足的思考空间。

为诠释好片中的神经科学家“王博士”这个角色,梁朝伟提前六个月开始筹备,解锁了许多新鲜体验。过往偏爱阅读文学作品、几乎从未接触过科学类书籍的他,为贴合角色人设,一头扎进植物学、哲学等相关书籍,从零积累。不仅如此,他专门走访了香港多所高校,与不同的神经科学家对话,进行全方位的资料收集。

片中,王博士从婴儿意识的研究,与一棵银杏树展开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实验;戏外,梁朝伟专门申请获批进入香港本地脑科学实验室参观,现场聆听科研人员讲解脑活动知识……

梁朝伟坦言,塑造科学家角色最大的难点,是从内心完成身份的自我认同。“要让自己相信你是一个科学家,拥有科学家的思想、知识。”他透露,经过三四个月的打磨,他逐渐融入科学家的心态,连和朋友的日常话题也悄然改变,转而探讨气候、历史、科学等内容,真正实现了与角色的共情。

纵横影坛多年,梁朝伟合作过无数海内外顶尖导演。在他看来,每位导演都有独一无二的创作方式;有的导演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,希望演员严格遵照导演思路表演;有的导演对前期筹备要求极高,却会在现场给予演员充分发挥的空间;还有的导演打磨作品极致细腻,同一场戏份,会跨越春夏秋冬四季,更换不同场景氛围反复拍摄,“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想法,怎么调度工作人员和演员。”

以《寂静的朋友》为例,梁朝伟起初看到剧本时,觉得故事并不完整,为了更

好地理解导演的创作意图,他选择与导演伊尔蒂科·茵叶蒂深度沟通。他形容自己向来坚持凭直觉判断彼此磁场是否相近,“我不想用脑子去判断一个人,因为你会计算。我会用心去感受一个人,你的心不会骗你,你的心只有喜欢和不喜欢,我是相信直觉的。”

这份随心的选择,也换来了一场极致默契的合作。拍摄现场,导演十分包容,鼓励他大胆即兴发挥;而筹备充足的梁朝伟,也全身心投入角色,呈现出绝佳的表现状态。他直言,伊尔蒂科·茵叶蒂不仅是优秀的导演,更像一位良师,二人在创作之余,也常常交流分享诸多人生感悟,收获颇丰。

回望数十年表演生涯,梁朝伟将自己的表演之路划分为三个成长阶段。初入行业、从电视台起步是第一阶段,直至遇见侯孝贤导演,他才逐步找准方向,确立了属于自己的演员表演准则与风格雏形;而后与王家卫导演的长期合作,成为他表演之路的关键进阶。二人默契相伴、携手深耕二十年,“在那二十年里,我反复练习,把根基弄得很扎实,变成一套自己的表演风格。”在他眼中,表演如同习武练功,唯有日复一日踏实积淀、打磨基本功,才能在后期随心发挥、自然演绎,让每一个动作、每一处情绪都浑然天成。

谈及自身表演风格,梁朝伟自认是“细节派”,有些细节甚至要在电影院里专注观影才能捕捉。“我不是那种很外露、很大开大合的演员,我有很多小细节在角色里。有些东西你不专心看的话,你感觉不到。”面对现场提问的青年学生,梁朝伟也真诚建议,表演的提升,需要在日积月累中逐步进阶,“你必须在真正的演戏和练习里积累,慢慢修改,一点点加入细节。我就是实战中积累的。”

塑造过无数经典角色,梁朝伟坦言自己也曾有角色拿捏不到位、表演失利的时刻,但如今的他早已坦然接纳不完美与失败。“跳出舒适圈,意味着你有勇气面对失败。”在他心中,电影创作不是追求完美,而是坚守真诚,“电影追求真诚的表演、真诚的表达,而不是整部电影都完美。”

多元的生活体验可为剪辑创作提供养分

■本报记者李霆钧

6月20日下午,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“全球化时代的剪辑创新与国际叙事”主题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中央大厅举办。论坛汇聚来自中国、美国、希腊、丹麦、阿根廷的六位顶尖剪辑从业者,围绕职业成长路径、导演协作逻辑、剪辑创作方法论、青年人才培养、全球行业联结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。嘉宾们结合各自代表作拆解幕后创作细节,探讨剪辑艺术的共性规律与多元表达,为全球化语境下的剪辑创新与行业发展提供一线视角。

丹麦剪辑师奥利维尔·布格·寇特表示,剪辑师与导演的默契首先来自于艺术层面的共鸣,双方要对表演优劣、节奏把控形成一致的审美判断,如同乐队成员共同演奏作品,而非将个人风格强加于对方。信任是所有合作的基础,只有建立安全的创作空间,才能在试错中回归正确的创作方向。

他认为,剪辑师不应刻意突出个人风格,而应顺着导演的创作理念,为作品的最终呈现提供加持。日常创作的灵感往往源于真实生活,无论是观影、听故事还是园艺修剪,多元的生活体验都能为剪辑创作提供养分。

美国剪辑师、美国电影剪辑协会会员,凭借《奥本海默》获得奥斯卡最佳剪辑奖的詹妮弗·拉梅表示,影片的风格与工作方法由导演和素材本身决定,剪辑师的职责是支撑导演的创作,精准解读并落地创作意图,既可以适配诺兰导演成熟体系化的大制作,也能适配新导演更灵活的创作节奏。

她建议年轻创作者先建立与作品的情感联结,带着投入感去创作;日常可以通过阅读、走进剧场看剧等方式,脱离屏幕提升自身的艺术感知力。

欧洲电影学会剪辑师分会会长约克斯·马夫罗萨里迪斯把剪辑师比作小提琴手,导演决定演奏的曲目,剪辑师则负责用专业能力完成演绎与表达。他说:

“长期合作的核心是艺术层面的相互理解,信任需要在实际创作中逐步建立,让创意在协作中自由流动。声音是剪辑创作的重要维度,在《宠儿》的舞蹈段落中,我们通过环境声、音乐的融合构建真实的现场感,用声音为观众创造全新的感知体验。”

阿根廷电影剪辑师学会董事阿莱霍·桑托斯表示,剪辑风格由作品本身主导,剪辑师的工作是对素材进行艺术解读与二度创作,如同交响乐队的成员配合指挥完成作品演绎。他提出,做好剪辑工作,一是拥抱不确定性,在怀疑中实现成长;二是相信自身直觉,哪怕是大胆的判断,也要敢于落地尝试。

美国电影剪辑师协会前主席凯文·坦特认为,每部电影自身决定了剪辑的风格,即便与同一位导演合作,不同的故事、表演也会催生完全不同的剪辑逻辑。“我建议有志于做导演的年轻人,先亲自尝试剪辑短片,这段经历会让你对影视创作形成更完整的认知,成为更优秀的导演;年轻剪辑师则要抓住一切实践机会,在动手操作中积累经验、建立信心。”他说。

剪辑师、中国电影剪辑学会会长周新霞认为,剪辑师与导演是“1+1>2”的互补关系,剪辑师是导演的一面镜子,能以最客观的视角映照出素材的真实质感,双方在相互参照中优化作品表达。

周新霞表示,剪辑师不该有固化的个人风格,创作前要先为影片“号脉”,根据剧本属性、影像风格、表演方式判断作品的气质,再决定剪辑的节奏与手法,让剪辑完全服务于作品本身。剪辑台拥有二度创作的空间,我们可以从剧本与表达的核心出发,重构情节、调整人物逻辑,强化戏剧冲突与主题表达,让故事更有力量。在教学中,我格外建议年轻创作者大量阅读经典文学作品,提升审美与对生活的感知力,这是让作品拥有深度的基础。

动画的魅力在于独一无二的作者表达

■本报记者赵丽

6月16日上午,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之“金爵对话——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与未来”举办。本次论坛围绕动画创作的风格溯源、本土表达与全球传播、短片到长片的工业化落地、AI浪潮下的创作者核心价值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。

来自英国、印度和中国的三位资深动画导演,结合各自职业历程与一线创作实践,回溯成长路径、分享创作方法、思辨行业未来,共同探寻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,为行业多元长效发展提供鲜活思路。

导演、动画师威尔·比彻表示,手绘能力与亲手触碰黏土的实感,是定格动画创作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。创作上我们会先立足本土,把英式幽默打磨到极致,再依靠普世的情感共鸣与肢体喜剧打破文化壁垒。

他以《小羊肖恩》为例,这部全程无对白,完全靠动作与表情传递笑点,最终也收获了全球观众的喜爱。“工作室会通过观众测试调整内容,在艺术表达与商业诉求之间寻找平衡。从短片跨越到长片,定格动画的制作高度依赖团队信任,我们会通过系统培训,统一数十位动画师的创作标准,靠清晰的导演指令与层级架构传递作品风格。关于AI,我认为它可以优化制作流程、降低部分成本,但永远无法替代人类的创意核心,动画的魅力在于独一无二的作者表达,而非批量产出

的平庸内容。”他说。

导演、编剧、演员吉塔姜利·饶认为,真人电影导演的创作对动画电影的美学风格影响很深,她本人的作品融合了印度本土叙事与写实的表达质感。

吉塔姜利·饶坦言,印度动画尚未形成鲜明的本土风格,行业整体体量小、获得的支持有限。“面对全球市场,我不会刻意迎合海外观众,会坚持本土表达的本真性,让故事拥有多层内涵;共同的情感层面面向所有观众,本土文化层留给有相关背景的观众深度解读,在全球化的今天,观众完全有能力自主探索作品里的文化细节。”

谈到AI创作,她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纳入AI训练库,但也认可AI的工具价值。年轻人可以用AI快速表达想法,作为创作发声的便捷工具;人工创作的不完美感有其独特的艺术价值,两种创作路径各有受众、各有意义。

《流浪山小妖怪》导演于水表示,“创作上我习惯从一个有趣的故事梗概出发,不会强行预设主题,避免表达用力过度。创作首先要立足国内观众,中国市场的体量足够支撑本土动画行业发展,在此基础上再探索文化出海,追求人类共通的价值表达。关于AI,我认为人类是有局限的‘小模型’,正因为不完美才有喜怒哀乐,这才是艺术诞生的源头。AI只能模拟情感,无法产生真正的共情,人类创作的情感内核是不可替代的。”